

我爱我的祖国

□李沙铃



究竟是春天了,最先开的是迎春花,紧跟着脚步的是白玉兰花。之后,桃花、杏花、月季花,还有知名和不知名的这花那花也接连登场,把世界都给灌香了。人居香中,人的心花也开了。

我在春天,读着关于春天的书,却也想着关于春天的事。比起以往,今年春天多了湿润,多了温柔,多了绵绵的热。雨总是下着,阳光总是在雨后笑眯眯地照着,风总是在树叶和花叶中徐徐地吹着。

人都在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好个日月啊。

就是在这氛围中,我们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壮丽的70年,光辉的70年,奋斗的70年,创新的70年。有谁能不欢欣兴奋呢!

记得,首个国庆节是1949年10月1日。我在青年团西安市委做宣传干事,手举红旗,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兴高采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只能从收音机的大喇叭中,听到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消息,我受到极大的鼓舞,眉开眼笑,欢天喜地,感觉足下每一寸土地都是温暖的。天空、

墙壁、树木、花草,连井上的绳都热烘烘的,把一个旧的世界埋在了身后。面前是新的太阳,新的彩云,新的山峰,新的河流,新的歌曲,新的话语,新的心情。

“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回想我们中华民族,也是曾经的世界强国,经济达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只是1840年以后,清朝腐败,列强欺压,特别是遭遇日本鬼子的侵略,国弱民苦,惨不忍言。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上小学的第一课就是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学无定处,时刻要防鬼子丢炸弹,一拉警报,即躲进洞中。根本就没有正常的读书,这是最绞心最悲愤的痛。

我终干亲眼看见并亲身经历过我们的胜利,侵略者被钉在了耻辱柱上。我们的国,站起来了;我们的民,胸挺起了;我们的河山,旧貌变新颜了。汉字的符号,在全球家喻户晓。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不可或缺了。

70年来,咬紧牙关,勒紧裤带,艰苦奋斗,呕心沥血,两弹一星成功发射,令人不敢小看。

70年来,多次试验,反复钻研,飞船上天,航母下水,走近舞台中央。

70年来,梦想飞跃,创新推动,新技术新模式让新时代人名副其实地过上了新生活。

70年来,我们虽穷志坚,从饥饿和困难中走了出来。领悟、启智、思变、发

奋,终于找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发展创新,繁荣昌盛。

70年来,我们虚怀若谷,刻苦好学,自创自研,取长补短。特别是近40年的自力更生,40年的艰苦磨砺,40年的捶打磨练,40年的卧薪尝胆,40年的坎坷风雨,40年的汗水油渍,40年的夜不成寐,40年的马不停蹄,40年的远见卓识,40年的高智新论……

很自豪很自立也很自信,我国现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也就是说,世界现有224个国家,中国是地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太可爱了,太伟大了,莫要说,中国人高兴,高兴得都跳起来了,就是千山万水,一草一木,都要和国人同庆了。

在这不平凡的70年里,我一直跟随祖国成长。青年革命,吃供给制饭,穿供给制服,用供给制物,一月一元薪金,乐呵呵很是满足。

建设时期,我支边青海,一去三十三载,跑遍戈壁草原,奔走高山险峰,看藏族舞,听藏族歌,学藏族话,习藏族文化。骑骆驼,赶毛驴,放牛羊,修铁路,盖工厂,建小学。在柴达木沙漠城采访,在日月山顶眺望,在祁连山麓探绿,在文成公主进藏的路上沉思,在青海湖畔座谈,在新兴起的建筑工地上吃烤羊肉串……既充实,收获也很大。

改革开放的春天,我奉令调回了老家陕西。紧跟时代的脚步,一起起舞。和文学人一道,让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叫响四方。和文明办人一道,评比“五讲四美三热爱”,树立文明村,文明店,文明楼,文明街,文明校。和秦

哩!我说,校对的依据是你编的稿子,你错了,他也就错了。校对的水准并不一定要在编辑之上,校对也不是百科全书。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编正确了,他校不出来,是他的错,但他根据你的稿子校过了,错了便是你的错。

其实做文字工作久了,都知道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你如何对待错误。有人问傅山:“你写字靠什么?”傅山说:“所恃者中气,所恃者敬谨。”文字工作者其实也要有这种“敬谨”精神。手头经常放一本字典,或者多问问老师或同事,许多专业性的东西甚至还要求教专家。搞书法的人,难度比一般人更高,繁简要区别,不能混用。繁体字一字多义,不能混淆。这看起来很难,但只要勤快一点儿,不懂的或弄不准的,查查书籍或字典。养成这个“举手之劳”的习惯,错误或许就要少很多。

我的许多错别字或常识性错误,就是通过不停地查阅相关资料,才巩固下来的。有些人爱说自己记忆力差,我认为也是借口。如果还没有到失忆的地步,那你就继续坚持查字典,一直查到失忆为止。

古人云不耻下问。现在许多人连上问都懒得问,甚至拒绝指谬。你给他指谬了,他便认为是与他过不去,让他难堪,丢了人。闻过则喜,在他那里,简直成了文过饰非。

当然这是一般人的心态也倒罢了,但他是个名人或更大的人物,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其影响面就要广泛得多。这让我想起了猴子的屁股,它蹲在地上的时候,人们是看不见的,但爬到了高处,就暴露无遗了。

腔人一道,继承传统,弘扬新风,开展秦腔大赛。

跟随文化、文物、文学、文明等诸宗活动,时而关中,时而陕南,时而陕北;时而工矿,时而校园,时而军营,时而街办。所到之地,随处可见改革之花盛开,开放之歌高唱。心中不由吟起,“美丽呀,我的故乡。可爱啊,我的陕西。”

祖国的70年,真是天变地变人变物变的巨变70年。用一句浪漫的话来说,就是菩萨见了喜笑开颜,列宁见了鼓掌称赞。

这一巨变,变得我们的志气更高了,变得我们的信心更大了,变得我们的脚步更快了,变得我们的眼界更宽了,变得我们的前途更远了、更亮丽了。这一巨变,变得祖国13亿人民的凝聚力更强,团结之魂更牢,共同携手齐心协力建设强国的“中国梦”更坚。这一巨变,变得中国人的勤劳、朴实、吃苦、善良、助人、扶弱、勇敢、坚守、奋争、不屈的本色更精彩更美。

党的凝聚力、感召力、吸引力、战斗力、影响力更广更厚,党的干净、清廉、大公、坚定、无私更叫人爱、更叫人敬,党的肩担中华复兴、胸怀天下的愿景更加震动地球。

此时,就在此时,我自然想起了我们都爱唱的《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向前走啊,我亲爱的祖国,你从21世纪的繁荣富强走向更大更新更美更强的繁荣富强。我在这百花盛开的盛世,向您虔诚地送上我深深的祝福。

荷塘新雨后

贾鹏翼 摄



由袁斌叠彩长卷《大岭记》说起

□徐志刚

很高兴看到袁斌先生这件纵50厘米、宽700厘米的巨幅叠彩山水长卷《大岭记》。长卷作为传统中国画的装裱体式,又称“手卷”或“横卷”,属横幅的一种。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和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都属此类。

袁斌的《大岭记》绘于2018年深秋,在谈及《大岭记》的创作时,他这样写道:“我生在秦岭这片土地,身为秦岭人出岭入岭,长年往复于此。听岭之声,观岭之形,在岭之傍,依岭之居,饮岭之水,与岭形影不离。岭已深深侵入骨髓,埋藏于我心。”在《大岭记》里,袁斌给我们呈现出的是秦岭深处清凉如仙境般的山水——生机勃勃、清新透明、华滋靓丽、郁郁葱葱,是经他精神和心灵淘洗过的灵异世界。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的袁斌,就职于西安中国书法博物馆,创建了叠彩画馆。他助成家学,酷爱书画。大学期间,袁斌曾广泛临习传统中国绘画,敦煌壁画等经典之作汉魏古风及楼兰、敦煌残纸,摩崖石刻。篆刻在广研汉印、古玺印的基础上,对齐璜和吴老缶更是情有独钟;有自己较强的诠释风格。作为一位集书、画、印于一体的

“三栖”艺术家,他以书入印,以篆入画,绘画、篆刻和书法相互滋养。平日里,他注重对其他碑帖善本及相关艺术门类的学习、涉猎和研究,行万里路,破万卷书,“废纸三千”“闻、思、修”三位一体,学养结合,才最终成就了其极具自家面目的袁斌叠彩画。

作为袁斌叠彩画十余年近距离的观者,说起袁斌叠彩,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叛逆。袁斌叠彩一改中国绘画以水墨为主的习气,借鉴中国画“积墨”和“浓破淡、淡破浓”等诸多墨法以及西方油画、水彩画的用色方法,以彩为主、以墨为根、层层叠加,以篆籀之笔入画,在保持对传统清醒认识的同时,突破并逃离传统,入古出新,大胆扬弃、大胆发掘重构,其叠彩画的面相和艺术风格都与常人大相径庭,令人耳目一新。

袁斌叠彩给我的第二个感觉是唯美。叛逆之外,唯美是袁斌叠彩最主要的特点。观袁斌叠彩画会给人以宁静靓丽、澄净浑朴的整体感觉,袁斌叠彩的用彩虽层层叠加,但画面依然清新、典雅、亮丽,君臣佐使相得益彰。驻足画前,你会被画面那样意般的

诗境所感动;绘者对大自然的渴望和向往,以及在画里所表现出的心灵之澄净和超脱,着实让我羡慕。袁斌其人虽朴实内敛,不事张扬,但绘画的总体艺术风格却是超浪漫和极具张力的。他所表现的艺术思想,就是回归至原始朴实清新的自然世界,如同佛之西方极乐,道之无为自然,即所谓没有烦恼和忧愁。正如《大岭记》这股,俨然就是绘画版的《桃花源记》。

袁斌叠彩给我的第三个感觉是智慧。当下,在画家不得不回答“画什么”和“如何画”等其艺术实践中诸多求新求变的问题时,不论他认知如何?都会淋漓尽致地在其艺术实践上表现出来。如同一块金石,像《西游记》里的照妖镜,任泼猴孙悟空七十二般如何变化,终究会被照见红红的猴屁股。走一条适合自己、又符合中国传统绘画之艺术规律和审美要求的艺术道路,说起来不易,做起来更难。用袁斌的话说就是“所有的把戏都让先人们玩完了,一个当代画家,走一条自己的艺术道路比蜀道还艰难”。更何况当下犹如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的书画界,鱼目

混珠,物欲横流、诱惑多多。人被异化时,艺术也在被异化。在此关键点上,袁斌的艺术选择和表现无疑显示出了他在艺术上的智慧——画出大自然本有的神韵、画出世界混沌初开时大自然那未被污染过的“原始的”自然美。

作为一个书画艺术家,他不排斥和拒绝传统,不把自己与传统割裂,在继承的前提下,不甘心拘泥于前人的法度和范式,始终保持独立、清醒的艺术思想,直取鲜明的绘画意向,妄想建构一个属于袁斌个人的艺术范式,塑造一个与众不同的袁斌叠彩;企图像前人一样:法由己出,最终成一画之法。这就是袁斌在对其叠彩绘画追求里所表现出的智慧。

一直以来,袁斌以一个超常冷静的心态审视着他似乎无关的书画江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被物转。从秦岭深处走出的他,灵魂里蕴含了极强的故土情结,并时刻梦想回到大岭深处追寻久违了的田园牧歌。西安城对他来说,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是活着……袁斌之所以选择叠彩这一与他人不同的绘画语言,就是源自他心灵深处对故

园的依赖、回归和歌颂,源自他从自己皮肉里烤出的艺术观。

选择用一些光鲜的亮色和类似于国画积墨与油画小笔触的方法来描绘自己的家乡——袁斌称之为叠彩。是袁斌依照自己的艺术定位和审美趣味,站在有宋以来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长河中,融汇了老庄等先贤的哲学思想对他的引领。每当我面对袁斌的叠彩,就会一下子被画里的纯美意境迷惑。可悲的是,现实让我们离这美丽洁净、透明安详的伊甸园越来越远,大岭深处也聒噪不安。但袁斌是幸运的,他在他的叠彩画里实现了他精神上对故园的重塑与回归。

为了创作《大岭记》,袁斌前后用了大半年,长卷上的画面大多源自近三年来他在商洛家乡的艺活动、写生或创作。作品上,款是他自题,卷首印和名章也是他自己篆刻的。这些,无一不在显现着他较为全面的艺术素养。诚然,若从中国绘画传统范式上,你对袁斌叠彩可以有诸多不解。但不容否认的是,袁斌叠彩所呈现出的整体面目和可能性,已十分鲜明,令人振奋。



最恋那碗神仙粉

□许鹏辉

蓝田自古就是厨师之乡,独具地域特色的美食小吃自是不胜枚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神仙粉。

相传明朝末年,关中大旱,赤地千里,粮食颗粒无收,草根、树皮都被乡人用来充饥,民间饥荒惊动天庭,委派神仙下凡,教乡人用秦岭北麓一种灌木树叶煮熬,制成胶状食物充饥,因山中大量生长此物,最后帮助乡人度过饥馑年荒,后来为感谢上苍的好生之德,乡民们管这种食物叫神仙粉。传说是从老一辈人那里口口相传,真假已无从考证,然而神仙粉却是一直在蓝田,尤其许庙一带盛传。

说来也怪,神仙粉所用食材在秦岭山中分布较广,可是正宗的神仙粉还是出自玉山镇的许庙村。每年麦收之前的一两周,人们从山中割回神仙粉的枝蔓,晾晒在刚刚平整过的麦场上。枝蔓一般有筷子粗细,一米见高,直愣愣一根,顶端分岔,藤冠不大,薄薄的绿叶如指甲盖大小,却也长得密密麻麻。经过两三日暴晒,叶子干枯,然后用水棍敲打脱落,枝蔓与叶分离,枝蔓用来烧火做饭,叶子装袋储藏。神仙粉一般都会用上一年储藏的陈叶加工,而当年新叶做出来的味道不够甘醇。

制作神仙粉一般会在头天下午取出储藏的陈叶倒入大盆,用凉水浸泡、清洗,晚饭时分,捞出叶子沥干水分后再次放入盆中,加入滚烫的开水稍待三五分钟后,加入少许冷水,在水温还有些烫手时,就开始用手揉搓,这种活一般都由两人围着大盆相对而坐,你搓一下,我搓一下,配合默契,片刻后汤汁变成褐色,用筛箩过滤出来,第一遍出汤都会倒掉,浓度太高,一来味苦,二来凝胶不好,容易散形。从第二遍开始,就会非常认真揉搓,揉搓后双手捞起叶子放在掌心用力攥出汤汁,沥出水分的叶子被攥成一个个菜团状,汤汁再用筛箩细致过滤,盛装入盆,用筷子蘸几滴油根子(当时的农村一般都吃的是菜籽油,时间一长,装油的器皿下部会有沉淀,我们管这叫油根子)。搅拌均匀后,用勺子撇掉浮在汤汁上面的细碎泡沫,泡沫要是不撇干净,凝胶而成的神仙粉上面会成蜂窝状,卖相就会差一些。一遍过后,再将菜团状的叶子重新倒入盆中,加开水揉搓,如此往复,一般经过六到七遍,盛入盆中的汤汁也有六七盆,置于阴凉地方,经过一夜凝固,第二天早上便大功告成。

捞取神仙粉也算一门技术活儿,先贴着盆壁注入凉水,待水有两指节高,开始用锋利的刀片在粉中均匀划开,一块块神仙粉便漂浮起来,用漏勺捞起再用刀打出更小的方块盛入碗中,调入盐、醋、大片的芥末,加入炒熟的韭菜,最后放上香飘四溢的油泼辣子,一碗散发着淡淡苦湿味的神仙粉就好了。但见碗中神仙粉颤颤巍巍,褐色中透着晶莹,宛如晶莹剔透的沉香琥珀,碧绿的韭菜浮在碗中,上面缀上暗红色的油泼辣子,不知勾起肚子里的多少馋虫。在入口的瞬间,你的口腔与食道会被它清爽清凉的感觉彻底征服,初入口中的淡淡苦味随即被沁入心脾的清香回甘所覆盖,眨眼间一碗粉就见了底儿。

随着年龄的增长,走过很多地方,也尝到各色美食,然而常常忆起的还是家乡那一碗令人心醉的神仙粉。